

武清縣志卷之十一

碑記

明

河西務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記畧

米萬鍾

距雍奴東北一舍而遙有關市焉以其在白河之西曰河西務居然重鎮也故權部駐是市口舊有漢關侯廟建自勝國一新於弘治丙寅再新於萬歷丁丑至辛亥夏潘霖為虐隄潰侯之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廟正當其衝樓廡雖壞殿宇屹立如故殿右居民賴以存衆荷侯庇復謀所以新廟而鳩工未集明年萬鍾來董關政益以奉錢殿廡門垣丹堊相錯層楹外障可永無虞雍奴故隸涿郡侯與昭烈帝張桓侯奮迹之區神貺宜先及之其為白河禦災捍患必然矣侯之封爵或由偽命或後代追尊惟壯繆謚自漢主知侯所樂從故從之

修武清縣磚城記

武清縣志卷之十一
河西務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記畧
米萬鍾

武清縣故土城距都僅百里餘距鈔關僅一舍地萑苻伏發靡常庫庫一故土城距可遮颶風震雨之盜哉會總督劉公議城京南武清諸縣大加甃圖保障疏於朝報可遂下檄諸道趨行之復推擇叅將姚君俾主武清城事蓋重難之也先是令尹段君與姚經始忽調去張君來代之益治具飭工與姚共姚亦用心協謀相祇事無敢逸初畫城事聞有爲三合土議者衆噉噉可否持兩端幾淆亂矣姚上言公公下令當甃

邑士大夫及二三父老俱稱便遂甃城城大役也費甚廣公念畿輔連大供億恐重困民乃與巡撫楊公謀發庫銀四千兩以助役城半費且未已張察廢寺有木石議取其材爲城用未決請於公公命亟毀之張乃撤寺凡十數區得木石等材凡千餘數敕吏登諸籍遇城缺卽按籍取用一不以徵於民而姚素憚公威嚴朝夕在工相高卑揣厚薄計遠近視堅柘去圯就固必旣乃心至親視畚鍤與徒作相勞苦雖丈尺繩

墨之間至爲眇小亦不盡以委之匠氏焉張亦
矢心與姚偕事須徒則徒須材則材凡城事人
無衆寡材無纖鉅咸治治必盡其力嘗自謂增
俾繕墮長史職也今令勸督府奏重申畫何敢
滄憚苟且從事以自偷者哉而大持小維咸相
於厥成蓋姚張盡思無不力城事以承公休者
閱三歲成城城且堅邑人至目之爲鐵城云余
惟帝王撫有天下建萬國以綏兆民必先立之
城郭環之溝池然後分田授宅闢廛立市以次
而後養生理焉凡以民保於城郭城則民不能
自存譬之樹木無根則木不立焉夫城之不謹盜將
入而奪之矣寧自保哉余往在塾時聞鄉長老
言辛未之季流民劉六七輩直走武清闖
市中殺吏民劫庫獄焚廬舍慘不可言嗟乎使
其時有今城生民之禍必不至是矣此其效可
昭然覩也公到鎮卽首議及城此其爲天下國
家之慮顧不謂識其大者要者歟繼自今武清
之民蚤而作暮而息時而耕安而織優游閭里

以養衰老長子孫永無劫掠殺戮之患公之功德及人於是乎洪博矣然一時諸縣俱城獨武清稱壯又以見姚張兩人之才且知殫力於城圖經久非崇飾虛文苟目前無禪實用者兩人其賢哉諸生周鍾曹文奎等偕耆老張釗數人來請記是用書此勒諸石以垂之永久安工枋於隆慶之三年六月訖於五年八月週一千四百七十丈高三丈廣一丈門各有樓樓各有署東遼海揚威西太行獻秀南控引畿服俱出入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誌

四

通往來北拱翼神京獨不啟門基窪窪勢轟轟用朝宗於

宸居角樓四敵臺十有六以備捍禦水門一橋三以防障塞蓋設險之義盡矣總督劉公名應節原任順天巡撫歷陞總督兵部左侍郎山東人巡撫楊公名兆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陝西人姚名龍順天人段名雲鴻雲南人張名鵬山西人兵備副使蔡公名可賢又調山西按察司北直隸人吳公名允歷陞宣府都御史浙江人先督

視有功其縣丞王元麟艾繇經歷黃槃陞任典史彭時歷任典史曾述儒學教諭孟宗魯訓導周暉以嘗有執事在工因併其名於後

本縣城隍廟碑記

邑人 王維垣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春三月輦石於山礱石成碑徵文載石以告成功繁維神之有廟其來舊矣廟者貌也所以象之也神固不可象然設其廟貌之尊嚴凡瞻仰之餘拜謁其下者肅肅然而起敬敬心生而氣即感通通則其神來格洋洋

洋如在之妙有不可以言者何也理也考攷諸經自天子至於庶人雖有天人之合理氣之分然陰陽合德理與氣自能然者從來事神之禮首先隆重正諸神之號不敢邪也核儀注之典不敢賈也城隍之祀尤爲虔恪主設於南壇露而不屋風雪雷雨同祝所以格乎天而求神於陽也設象於廟宇被以衣冠明夫神鬼同司所以親乎地而求神於陰也精誠感格神道設教上下一致郡邑皆然神之聽之垂二百年天下

晏然凡以此也武清自建廟以來每禱輒應人莫敢怠忽至嘉靖三十三年甲寅蘆溝泛漲水入城廓官民廬舍坍塌殆盡廟基視他處不甚高阜寢廡門墻蕩然無遺前殿歸然獨存人皆駭異於時縣令移囚於殿內以避水水旋去令昧於建國立家必先營廟之義不卽以時修葺視爲囹圄囚在殿者踰三時溷穢薰蒸蓬勃四達道路掩鼻未幾令天奪其魄自以賂敗鬼神無私固不事此然福善禍淫亦鬼神事也人益

敬畏意欲重修緣頻年不熟莫能舉事三十六年丁巳幸逢縣主石江翁李廷芳下車惕然首事已而二尹吳鼎三尹蔡之繇金文元蓮幕于聰相繼而至各捐俸金命司香黃冠王永仙者董其事永仙苦心刻行欲舉其事素矣因募邑人之溫裕者又各輸其貲有差創始於其年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月先成寢宮繼飾前殿翼以齋室繚以垣墻侍衛者逼真肅肅雝雝綜理者備至噲噲噦噦巍然煥然克稱奉神之禮鐫石

於廟欲紀其事倅來屬維垣秉筆予自十八年
己亥爲奸邪中傷待罪林下者二十年震驚飄
泊之餘年已七十舊業遺忘恐不堪事泥於古
今咨諏必於耆老誼不敢辭祇承來命黽勉組
織維求實錄予惟古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皆誠之理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我以此感神以此應通於神明之故
非幻杳之說也今夫人能遵木鐸六言之訓者
家必安康温飽積之厚者愈益榮耀昌大或遭

不虞必獲秘祐皆神之誠之所爲反是者雖有
遲速先後之不同水火燥濕恢而不漏何莫非
神之誠之所爲也書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
降者神之誠之昭然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必者神之誠之決
然者也刊之於石以警後來鼓之舞之系之以
詩辭曰

於維司牧

兆姓咸觀

敬禮百神

廟用建旃

民賴神庇

郡縣實首

城隍是建

永祝不朽

厥廟翼翼

厥禮秩秩

神人以洽

不諂不卑

二百年來

家邦乂安

庶無罪悔

愈久愈光

往來河伯

決我蘆溝

維神維靈

正殿維休

縣令戾止

罔敢遑寧

僚佐繼至

協恭厥心

庶民子來

士類駿奔

載呈技藝

載奏百工

不日成之

神明是妥

穀我士女

不替不頗

迺求瑱珉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

迺樹豐碑

永享禋祀

萬年不忒

重修城隍廟記

韋守仁

武清縣治之西舊有城隍廟嘉靖間嘗一修之

鄉大夫王維垣記詳矣第規模陝隘目輒洞底

裏且堂寢時久欹漏欲頽周垣四圯焉萬歷五

年知縣事宋侯來謁愀然者久之顧民瘼未起

也居三年政成民乂百度具舉乃集邑耆老與

士大夫告之曰嗟女衆城隍衛之神實攸司廟

祀攸宜廟圯而不顧慢神莫大乎是豈故重祀

而修廟令圖也衆曰諾相與至廟下稽首拜起
面方估值畢復請制侯時顧民心樂趨也遂出
俸金倡之丞以下亦出俸有差民益激勸相率
出穀百餘石鏹數十緡暨四境聞風而慕義者
又出粟鏹有差總於鄉耆王宸楊守義宸等聚
財鳩工撤腐剝蝕築虛衍址畚鍤子來於是先
成神堂寢堂復重廳三楹則展式禮之地也次
兩廡益十二司各有司存則配饗之規也次益
二門三楹旁侍十五里土地則統屬之義也左

峙一鐘樓則發揚之音也次拓地益大門三間
側各泥馬一匹門外立旗一竿則儀衛之陳也
二門旁兩角門便出入也大門外一磚屏蔽內
外也等威之辨也初有祀廟中者冠裳恒委星
露間茲峙亭對鐘樓則跋陛之防也陛級則層
以稜繚垣則正以固簷阿則峻以華鍾鑪供器
則飭以潔是廟也費不靡帑役不妨農鼎制旣
新壯觀自別恢恢然視昔稱穆清矣經始於萬
曆己卯八月迄今年十月告成聚議樹碑昭實

晰來屬韋生爲記韋守仁曰令哉宋侯成民之心無所不至矣夫民神之主而廟之者凡以爲民也始覩廟而顧民若旣感民而新廟貌余於是見治民事神其理雖一然必致力於民者盡而後致敬於神者詳則理道施爲緩急之序侯得之矣宜乎人心懽悅而新廟易易也前令率苟且行事固無望此後纘成者入廟而念始亦心侯成民之心哉而神永世有依矣宋侯名蘭萊陽人系之辭曰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

君人經理下土方百神效靈時雨暘欽若祀典崇廟廊在在郡邑祀城隍維茲武清近畿鄉地瘠土鹵民瘼瘡城隍之廟徒荒涼帝閔元元選循良宋侯奉命來琴堂撫摩嫗煦厚保障克俾羣黎富廩倉民殷俗醇行允臧仰足神依思對揚設誠捐貲撤朽殭大啟殿廡拓門墻十二分司列兩廂十五里祇侍門旁鐘簋香鼎冶金裝枚枚栗栗齊輝煌棲神有所靈居康城纒隍繞磐金湯風調雨順歲豐穰賢侯奉神神默襄神

人功業相比量瑣珣萬載留遐方真與日月同
無疆

新建八蜡馬神二廟記

梁 津

武清舊有馬神廟一楹在察院之東嘉靖甲寅
大水沒圯蕩爲平地又有八蜡廟基一區在今
廟之北曾未立廟春秋報賽各于漫地立席棚
祭之邑侯李公履任之初值舉祀典愀然動念
曰神無栖止何以享祀祀不成享何以福民乃
勸借於民得三十餘金令耆老張釗張涇主之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一

不足助之以贖金建八蜡廟三楹馬神廟三楹
作門築垣按禮制立位塑像不日落成又以按
院竹陽王公舉行鄉約廼建三楹於蜡廟之後
匾曰耆英化俗公治邑以事神治民爲務築二
壇修倉庫立養濟院說徵收櫃房增吏書公廨
戒石有亭築城碑記有亭廼又建奎光樓以列
甲第姓名營建振舉不勞民不傷財悉以贖金
爲之費省工速蓋以公躬親程計董役者罔敢
徇也古謂能捍大患者祭之能禦大災者祭之

故記存蜡祭詩垂吉日凡以報捍禦之功而因以祈之也嗣今而豐年屢書雲錦屬望農政舉而牧事成皆神之錫也皆我公建廟之休也公其有遺愛哉公諱賁字亨甫遼之廣寧人

重修河西務靈應龍祠記

戶部主事 邱齊雲

武昌陸民部思山公以隆慶辛未冬出榷河西務至之日故事謁

龍祠龍祠者祠龍也顧取義之謂何哉旣而曰河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西白河漕渠之咽喉也江南漕艘畢從此入春夏之交則病涸夏秋之交則病溢往往無全功其無功也責在民部則龍祠者必先時有事於茲河而祠之者也以此益知

朝廷設官於河西之意果在此而不在彼矣遂默敬龍祠云明年春漕艘雲集水且涸舟進不利人曰利在得雨公禱于神輒雨雨已復涸艘進不速人曰速在得水又禱輒水詰旦諸所餉艘一瞬盡入故是歲糧運視他歲獨早公則融融

而喜也曰伊神之貺哉於是謀新舊廟以答嘉
休乃謂孝廉韋東涯氏撰疏付黃冠募諸商賈
凡商賈者感神亦甚因得緡若干共以告于公
公與諸有事於地方者各復捐俸又若干乃命
經歷郭訪指揮劉希官先後董其事門素卑狹
遇慶祝則出入不雅茲則歸然聳觀崑如也
祠旁舊無他所封疆之臣多委環玉於草莽茲
則肅止之處有屋三楹秩如也殿宇墻垣向在
塵露茲則丹刻一新井如也計其功程始於秋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九月成於冬十一月材藝畢獻駛如也嗚呼偉
哉公以其狀來命記適予友孟靜庵子在坐孟
公將往貸贊之甚力遂記曰凡神有功於其土
地則民祀之不則淫今河西以河之故祠神神
能護漕餉而保黎庶厥功豈渺渺哉是可以祠
已陸公之誠足以動神旱而雨涸而水其應如
響今共言曰寓物于人隔宿而取猶有得失之
慮神祠雨澤如此不尤異哉是祠可以新已且
國家糧餉取給江南而江海二運皆由此達則他

日餉艘之必賴於神官司之必禱於神不減於今日也卽神又肯獨靳於他日哉是祠可以永已孟公聞之喜曰果若是也豈惟陸公賴之愚將有厚望焉邱子嘗聞楚人祠類有歌祖迎皆用之陸公楚人也神之祠以陸公新請爲神楚歌歌曰

列幽宮兮河渚

文石麗兮瓊宇

明珠煌兮當戶

執事肅兮容與

神之來兮雍雍

紛海氣兮如雨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四

巨靈鱗兮爲役

流沙紘兮塵土

堂之人兮屏息

嬰兒鳴兮燕舞

白魚噉兮縷縷

朱塗檻兮桶刻

歷明禋兮千古

社學記

陶允光

余尙慕古之人行修而飭有守而不犯也迺其初則自蒙養始周禮黨有序塾有師十歲就外傳磨漸擊樂所飮聞而習見者靡非端人正事幾何不薰其心以日牖之善良乎古云比屋可

封良以是也武清地曠民瘠頗有淳古風第寡
味多不會今古余受命吏茲土始詢而駭然
繼愴然復伊然遍諭之里耆僉曰民貧不能學
抑學之無顯師也余閉閣引咎者累日乃構隙
地樹社學月出穀粟率總卅敦里之淵德耆年
者使顯爲之師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德今之
寡昧不辯者不十年而晉之黷序陟之青紫炳
炳鬱鬱煥乎爲土國輝間有不干仕進者亦修
行飭躬不失爲鄉黨自好士庶幾風淳俗古又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五

有德慧能幹濟彬彬稱有禮哉詎云日用飲食
已乎是學也去

文廟西南二百步厥土剛厥向午厥才孔良余之勗
厥事者爲邑子弟謀甚殷且遠也毋徒視爲具
文云

新建文學泮池聚奎樓記

陶允光

雍陽北拱 神京南襟滄渭古來多雄之第人

文自開 國遯今落落若晨星更十數年僅一
見余始詢而疑之洎謁

文廟闕其外無泮水且右昂古刹而虛東左詩曰思
樂泮水薄菜其芹易曰風行水上渙是古學之
有泮非直美觀視亦汪濊活潑法天地自然之
文以興起人文也矧學宮之右梵宇屹然而左
方悞縮不勝則壤地非吉產斯邑者縱學富三
餘才雄七步其何能縱步雲衢奮翼天池而冀
金甌玉鉉之業哉不佞深惟至計且懼非堅白
不足以指南多士而使佹佹然靡所索途也于
是約已勵行以樹之旌麾又度黌宮外隙地

二十餘步浚池爲半壁形以倣古泮之制再植
月而成仍於學之左臂建層樓高二丈許重檣
叠砌八窓玲瓏匾曰聚奎巍如跂如與梵宇並
峙左右偉然全邑之勝槩矣是舉也冀學者蒞
茲水則思洗心滌慮登斯樓則思翔千仞而上
之是地愈靈人愈傑庶不佞之經畫厝注爲不
孤而雍陽日駸駸爲文明禮樂之區余深有望
焉

移建楊村驛公署記

許守思

癸巳春余視霸道篆因公走楊村之澣駐節無所或藉祠宇或僦民居以問郵吏曰此地以驛名驛何在乃答以址在判署之南久廢莫或舉之鞠爲茂草心欲別移而值抱艱西歸無何改歲甲午顧公襟宇來憲茲土至斯而心余之心也遂與通判陳君蒞知縣汪君鶴齡商經營之事於舊驛迤北里許查有邑民程臻等空地一丘以古驛之址照數易之呈請

撫督兩院取諸丁字沽稅銀三百四十兩有奇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

以縣丞張世業分理其事經始於乙未歲六月閱月告成其制則大門三楹影壁儀門各一座東西角門共二楹正廳事及寢正室各五楹中厠一楹驛官住房三間三層共計九間門外兩旁續建直房二間至於地址周迴共六十一丈五尺暨落成顧公令通判趙君桐請余記其顛末蓋以曾始謀也余惟古之興作惟義爲尚靈臺斯千之作而人是之三歸定昆人則非之何者義在不在也斯署成也行旅駐節得所依歸

有送旅之義焉倚置徼巡禁誥非常有防宄之義焉雄址偉壑潛消暴慢有鎮撫之義焉上下洄游舟子望次又有通流之義乎繚垣百堵保障有資鳩聚千夫輓輸

土供而庇民尊

主之義更在斯也且直有稅入不靡緡錢庶民子來不日告成又見素之締結者深競勸者至也秦蠶渠成綱目大書之者何爲有利民之義茲役也衆善萃焉其視秦之一事合義不逕庭哉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

顧公彈壓霸三載考績激揚康阜功實卓犖諸所難名而此其善政之一班者併爲記之

桃柳堤記

山陰

王棧

河西城南西隅地卑下不可樹藝水至則街衢室廬淹沒無幾萬歷丁亥權河西地官卽袁公表捐貲浚池蓄水以防汜决廣百丈許倣蘇公四周築堤間樹桃柳池之北更浚月池建清冷亭一所前門樓中廳三間後房三間左右包肆各二間亭之南有欄杆橋一座總匾其名曰南

蕩緋桃翠柳弄色描春萬葉垂陰交加長晝淺
水晴沙籠煙受月玉榦瑤枝槎牙立雪風致爽
然誠四序之奇觀也矧亭之幽幽可以處休亭
之窅窅可以觀妙嗣事者因而時葺之亦登臨
節勞之一助云

國朝

重修儒學記

趙之符

士不可不學抑不可徒學不學則椎魯鄙陋多
亢戾之憂而徒學則虛誕浮夸成流蕩之習其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

失均也先王知其然故使人成童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設爲黨庠州序泮宮辟雍之制凡使天
下無人不學亦無時不學其爲世道人心之慮
也切矣然所稱坊民節民者不外三德六行之
端而養老尙齒尤以孝弟爲根本則學之所重
可知矣自世衰教失人日以放廢爲常其喬野
者旣已習爲昏頑獠狃之性恬不知怪而號爲
聰明秀出者少事呶唔飾鉛槧儼然以學者自
任極其志意惟取富貴利達而上亦不過奮發

於功名嗚呼士苟以此爲學而欲求其守先待
後致主澤民也得乎此無他不學之故亦徒學
之故也予爲邑諸生時每入澤宮見繚垣傾圮
棟宇摧頽便慨然以修飭爲念及春秋有事俎
豆知博士與弟子員亦僅習爲駿奔拜跪之文
焉耳於先王立學教人之義固未能深明焉也
釋褐以來幸得列承明司諫掖惟曠官失職是
懼故鄉芹藻先聖宮墻曾不能過而問焉有怒
焉予懷者矣值學博李君勤於課士惟以學宮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日就蓁莽諸生不能以時講肄爲憂予因亟捐
俸爲邑人倡而學博與貢生李可楨及邑之諸
紳士均有貲助焉而早夜鳩督不辭况瘁者則
耆民吳光大也經始於庚戌之九月續成於辛
亥之二月於是先聖殿及啓聖殿明倫堂戟門
櫺星門魁星樓皆以次修整煥然更新而尊經
閣則武舉沙君之獨繕也向之傾頽蓁莽者今
皆崇閣巍麗矣釋菜合樂不致風雨之是虞習
禮登歌抑且折旋之有地廢墜之責庶幾免夫

抑予重有感也學苟在伊唔鉛槧間也其亦何
事此數畝之宮爲也果不在伊唔鉛槧則凡吾
邑之士登斯堂者皆當以先聖之心爲今日不
可不存之心以先聖之道爲今日不可不明之
道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而本孝弟忠信之實處
爲醇儒出爲名世以無負先王建學之意斯可
也今

聖天子加意作人菁莪棫樸之化遍及溥海內外况
吾邑密邇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神京涵濡首善諸生苟不及時奮發上應休祥亦何
以無慚景行也乎夫兔且有公侯之選實開鐘
鼓於鎬京闕宮大獻馘之功乃進聲歌於周頌
吾願吾邑之士日孜孜於學而又不徒伊唔鉛
槧之學也蓋望之亟已李君徵予文爲記余不
敏因爲邑士質言之如此若斤斤修葺之舉何
足煩紀載爲

重修文昌閣記

趙之符

梓潼之神誕自蜀中而供奉遍於天下弇州本

七十二化之說遂衍述蛇神物變恟恍不可爲據天文文昌文星掌握大將之權而北斗第四魁星則專主文章祿命之事故今之文人學士遂虔奉之然世俗之見徒欲邀助於慧業科名而不知其稱帝君司陰隲固凜然與

上帝相參非他神之可以禱賽求也今讀帝君垂訓首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而詩歌張仲孝友實爲帝君首出化身則知積累之有本矣嘗聞蜀人言帝君多降臨人家自書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其仲子爲孝侯嗣續淵源不外孝弟益知與吾宣尼立身垂教之義相合宜乎崇薨傑閣遍奉海隅尤與泮宮

文廟之區恒相拱護斯教化靈長而人文所由蔚起也吾邑文昌閣在黌序之東向爲邑人別駕張君所建頗極闓煥一時俊乂嚮風頗有蛟騰鳳起之盛斯文顯相靈爽默憑不可誣也今際

興朝鼎運

聖主右文雲漢天章卷阿藹吉之風烝動宇內吾邑

事已及時修飭而帝君閣夾峙震隅獨黷廢摧
頽失岬嶮維衛之象甚非所以妥神靈振風化
也邑侯鄧父母以西粵名才幸宰吾邑甫下車
雜菜膠宮拜

神閣下見棟樑朽壞狀卽有修廢舉墜之思猶恐勞
民廢事延壽路踏乃未數月而政平人和百事
就理遂毅然捐奉二百餘金鳩工庀材以倡修
焉丞尉亦各輸俸有差學博李君實董其役而
貢士李可楨廩生梁孚先耆民吳光大等則督
辦省視朝夕奔走不怠類皆上奉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神爽暨觀下體賢侯德意故役不踰時煥新逾舊復
於其旁構社學三楹擇邑之有士行者居之使
灑掃諷誦兼以訓率夫成童小子庶幾聞師鄉
塾之遺其有裨於人倫教化也大矣是役也不
縻帑不勞民不廢教一舉而三善備焉宜吾邑
士之爲侯頌也雖然侯之爲此豈徒欲士子頌
祝之也乎侯固欲本孝友豈弟之意以啟迪吾
邑人使吾邑士莫不入爲孝德出爲名臣使

三尼垂教之心與

帝若陰騰之化昭然顯著於天下萬世雖吾邑稱慕
爾彈丸而日星河嶽之靈未嘗不所在鑒赫是
則無負侯事神作人之本願也若夫諛詞侈頌
徒美聽聞而不黽勉修爲以明報塞
神與侯其皆棄之矣諸生以予長風紀也徵予文爲
記因勸勉之如此諸士其敬勗之哉

義學記

知縣 劉潤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書夫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傳曰十歲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

見大節踐大義人有稗長教以因之顧不重哉

自制科設而學者以應世爲急小學大學無所

區別教法疎已然郡縣學校外復有社學有鄉

學視古黨庠術序之義未遠其制雖秉於令甲

其事則責於守令漢文翁爲蜀郡太守令諸郡

縣小吏受業博士起學宮招下縣子弟爲學官

弟子蜀之文風至今爲盛然是事也邦大夫責

也若夫邦大夫不能爲不及爲而鄉之薦紳先

生爲之則其裨於政教而嘉惠後學功豈淺鮮哉余以非材宰武清武清漢雍奴地昔賢代起有明三百載近在京甸道德文學尤彬彬焉皇清定鼎之初應運而通籍者數有名宿蓋人文淵藪也迺者不無讓美於前人余恒咨之鄉士大夫咸曰昔比戶而洛誦今廢書而他徙大抵貧家子弟乏束脩之資鮮橫經之地爾余不勝慨嘆而思有以興起焉未幾大中丞于公膺

特簡鎮撫三輔興古教百爲釐舉檄下州邑尤以修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復社學爲急余因討古籍而稽之或邑或野非瓦礫場卽草萊徑也諏吉集邑紳士於頽宮籌畫久無一當載謀興復厥惟艱哉而鄉先生峻公李君諱煒負才卓犖嗜義濟人如不及自癸卯登賢書迄今待銓京邸行善如一日也以書遺余且以達鄉紳士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時哉不可失也願割其園基一隅計畝半有奇築堂構舍延師授經其中俾邑之英秀貧而嚮學者朝夕肄業庶幾業專而材成上者以道德文學

顯名當世次亦不失爲名人魁士庶幾人文其
興起乎余爲之贊美不已會僉憲趙公爾合聞
之欣然而有同心也亦捐資襄事於是聚材鳩
工閱二月而落成事訖原告之太翁克生公太
翁色喜曰固吾志也不謂汝能成之書曰肯堂
肯構爲私言也汝且爲公乎雖然古之入學必
束修又羣居講習宜有餼廩資饋粥不然聚而
易散也吾家有田百畝在縣治東北郭舊隸邱
家庄里三甲盍捐之爲館穀地是田也卽登之
赤歷曰義學田凡設教者得其租卽輸其課尤
便而永也峻公拜而從之於戲興賢育材賢有
司之職也嘉惠後學鄉大夫之美也余儼然握
百里之璽而乃窘於地困於時謂職守何然幸
有鄉士大夫之足以匡予不逮也故樂從而記
之

重建儒學兩廡記

李 燿

郡邑之有學宮古制也

國朝定閩以來歲復額設修學銀兩以此益知學

校爲人材地不可任其圯且廢也明矣吾邑學宮其先鞠爲茂草者可勝浩歎迨後若

文廟若 啟聖祠以及戟門櫺星門聚奎魁星兩樓之圯而不至於廢廢而仍拮据以舉者大率僉憲趙公爾會與家嚴之力居多邑乘具在可考而知也獨是

先師之神在上而七十子尙乏憑依不惟無以妥先賢抑且非

先師意此余所以執掌吏事不遑謀兩廡實未嘗須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

與忘兩廡也戊辰秋孔侯知武清始至卽進諸生謀之曰是必興復也而後可先捐俸屬兩學博董其事而丞以下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越己巳夏告成爰郵書於余乞言勒石以誌不朽金侯侯曰此其事自足不朽耳奚煩余言爲雞城闕而旣咏矣於時守令類以簿書爲兢兢求其加意學宮振興文教者百不得一焉今侯甫下車慨然以兩廡爲己任俾吾邑之人入其門者僂乎如復見七十子之爲人將見

人文蔚起上之道明德立流詩書之澤於無窮
次亦砥名礪節而風俗日進於古則是侯之大
有造於吾邑而余之不可以無言也故余記侯
重建兩廡卽謂記侯德政也可侯諱元祚號永
齋廣東長樂人教諭蘇達訓導陳際隆以俱襄
事而克有成也因並記之

重修儒學鼎建尊經閣明倫堂記

大學士

吳 璣

粵稽我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國家崇儒重道之典度越前代者有五古者臨雍

釋菜皮弁再拜而已我

皇上之過闕里也登降九拜且留

御蓋以備儀從

殆以帝禮尊

先師矣此度越者一也古者文物之美惟國雍爲

盛他則無聞焉今

欽頒萬世師表匾額煌煌在上凡縫掖之士咸仰

奎章及各書院莫不有匾此度越者二也天下之學

二仲之祭朔望之謁僅屬具文勤惰不問也今

布在令甲無與行教化之實者不得列薦揆此
度越者三也 聖裔尊爲上公 賜之殊禮元
公之後顛舞端木仲閔之嫡系濂溪橫渠明道
伊川之子孫皆予世廕被冠裳以守祖廟此度
越者四也太學之門除地表道蓋爲天子臨幸
則然今在各學皆立下馬牌使村氓愚夫無不
過而知尊望而知敬此度越者五也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隆若此乃爲士者幼誦詩書長
膺紳紱莫不由泮水以發身一旦致青雲卽漢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

然無所指意使釋奠之庭鞠爲茂草守令迫於
簿書司鐸窘於苜蓿豈所以仰答

聖朝之意而對越 先師者乎武清爲 畿東赤邑
學宮遷自明嘉靖中康熙辛酉遭地震悉圮邑
人都諫趙公之符貢士封君李公可楨修之

聖殿各祠泮池畧備垂至丁丑幾二十年棟橈而
朽垣傾而歛黑白漶漫而不鮮尊經閣明倫堂
亦頽敝榛莽中封翁之子大中丞燁時節制齊
魯聞而憂曰此地乃吾祖父及吾之身朝夕講

習地也又吾之子若弟及都人士所考道問業地也吾不經理吾無以見我先人囑其介弟州倅君焯曰速弛而饋粥資勦事毋緩州倅君奉教唯謹考於山虞度於匠氏庀材必良程工必固越戊寅而告成閣與堂翬飛而鳥革

聖殿則丹堊有加焉兩坊屹然惟戟門照牆則歲一從事視前制爲大備寓書于余徵文紀事當予之撫楚也中丞公適爲方伯有共事之雅見其政勤而行端才裕而心慤每以正人君子期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之今觀此舉益信余言爲不謬夫挈瓶之子不失守器以其能敬承先業也中丞公以詩禮起家太封翁而前代有聞人且子侄兄弟遊膠庠者不乏今太封翁倡之於前中丞公繼之於後使歌子衿城闕者變爲嚴整弘麗之區妥

先師而開來學吾知邑之子弟登斯閣讀經而知尊履斯堂察倫而能明嘉惠後人不淺矣于以仰答

聖天子之意而繼述前徽亦胡不可

李公生祠記

陳懿典

上俞銓部之請諸郡邑治行高第需次久者徵入諸曹以俟臺省之選於是余年友震門李侯自武清入佐廷尉邑之三老子弟與縉紳文學攀留不得則謀所以識不忘者構祠肖像勒石紀德而乞言於余余固謝不敏且語之曰侯治不近名而以名頌侯此非侯意也世固有上操見德之心以邀其知於民亦有民借去思之說以結知於上者何少徐之而三老輩固請不已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曰愚民不識名之難近第識實之不可忘茲役區不敢聞於侯亦非侯之所能止也予感其言懇而意堅不得辭乃令其熟數侯之政而論次焉武清爲京兆之巖邑當南北舟車孔道賦重而差繁龐雜無等民不勝累累久則困困極則求避無所不至弱者流亡轉徙而輕去其鄉强者舞文避重以加於人甚至憑藉權貴以脫其所苦兩者日多則見戶之疲於犇命日益甚侯下車遍爲諏咨討其利弊之源慨然曰合邑之

苦皆在差不議裁於上無以甦全力差本苦而
又生強弱兩避之端若不均調若不招徠若不
恢復愚民何以濟全力乃首嚴節省自縣署始
凡什器凡典擡凡車馬具夫傳檄舉燎之類無
不汰焉然後及於上官之供應郵傳之冒濫以
次去其太甚遂可省里甲數百金積歲可省數
千金民已寬然如釋重負矣次乃議均平凡役
之重而不可減者皆令挨年遞充而不獨累于
單身次乃議復業流亡者風厲來歸不遽責之

以役俾少得息肩蓋茲土之民得侯而始安其
生樂其土矣侯又以其餘力捐俸入繕修學宮
創建魁樓用以作人養士值歲之不時滌潦爲
災所在圯城郭壞廬舍而侯預鑿溝洫通水道
邑城獨備是時道塗相望 朝廷憂勞畿
內發帑分賑而侯躬爲循行煮糜散粟全活獨
多他如拘提卽委原告而無追呼之擾兩造聽
民願息而免株連之弊歲賦令民自封自投永
絕羨餘之竇法皆可久諸不具論論其大者則

侯之精神所注惟在節浮以佐虛節用之效既見乃因而整頓焉如久病之人先務省事而漸復其元氣元氣既完而吐納之法可施櫛沐之功可用自無虛耗之憂也前史循吏所去見思所傳不過便民一二事以古人表善惟舉其大其諸周詳纖悉可以類推故余於侯獨詳其大指在節愛宜民而已侯先令澤陽復徙商邱皆有善政茲特紀其武清之績耳漢朱邑爲三公而其功德於桐鄉獨著邑以爲後世子孫祠我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不及桐鄉民侯仁心爲質明習法令用以稱聖主明允好生之德意上嘉意民瘼覽侯平反之奏必且曰是向在京邑能徇百姓之急者九列八座行且不遠則武清固侯之桐鄉乎侯姓李名本固字維寧別號震門壬辰進士山東臨清州人

祖公生祠碑銘

邑人 趙 珣

康熙二十二年廣寧 祖侯來視武清事越三年以呈誤去士民奔走過留訴于 行臺不得

請遂建生祠於治之右志永思焉迄二十九年
大中丞于公奉

命填撫求賢如不及士民復奔走往訴兼告于
下諸當道 大中丞察侯之賢其有功于武邑
之民甚大具疏 題請

特旨允之我民懽忻鼓舞若嬰兒之得乳也迨三十
六年侯以治行第一復調大城民雖不願侯去
然勢不可留及侯又奉

特旨遷通州牧清于州爲屬邑我民復懽忻鼓舞曰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四

侯雖不得長留武清然在通猶在武也侯再領
雍陽一領大城固安今領通州侯之澤實遍于
畿東諸邑又何必吾邑之民獨邀其惠也爭先赴
侯之祠丹雘之塗墜之樹麗牲之石于祠內以
余久居宇下徵銘勒石余曾佐司勳銘功紀績
太常職也且知侯爲稔故不敢辭銘曰

真人肇興

聿起遼水

附翼攀鱗

維佟與祖

武公赫赫

文謨顯只

鐵券丹書

玉帶裘馬

令子文孫

中外踰躋

篤生我侯

仁明孝友

樓籟摘華

駕蘇軾李

弱冠臨民

雍陽丸土

播剔爬梳

振綱挈紀

侯之所興

民瘼斯起

侯之所除

無不悅喜

况瘁勤瞿

皆為我武

侯曰去乎

民不可止

侯曰憫哉

吾父爾子

白日沉陰

青天忽覩

訪遺求賢

再奉

特旨 夫舞于衢

婦歌于閭

循卓早騰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天書褒美

遺大投艱

三遷

畿輔

屹屹宮垣

嚶嚶鐘鼓

既會陰陽

赤叶風雨

豐碑勒銘

佇登青史

匪我敢私

侯功實偉

後百千年

護思未已

章公去思碑記

貢生

田士章

今上御極四十有五載深恩淪被澄叙官方一時親

民邑今必茂簡循良書屏而獎勵之而於

畿輔尤重吾邑環京師東趾相錯拆相聞時沐

鑿輿親巡凡閭閻之疾苦長邑之賢不棄不洞徹
皇衷藉非才猷敏練素具經濟者疇能克當知遇時
邀

寵眷也茲於邑父母章侯遇之矣侯派衍尚父家世
會稽弘識偉畧爲海內冠製錦一邑似非展驥
地但上卿台輔必由司牧超擢况武邑夙號衝
疲百務叢脞尤見才之區尹茲土者水懦則長
萑苻之奸火烈又滋馭朽之懼求所謂寬猛咸
宜威德兼施者蓋戛戛難之俟下車懸魚飲水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美

悉剔從前積弊而更新之蠲耗羨而骹吏鮮中
侵覈驛騎而皇華免脫輻慎詞訟而民無抑冤
延社師而人知誦讀建公堂而百廢具興如馬
廠剝船向爲吾邑大累侯則力陳上憲次第剔
釐而積患頓釋且水災旱患年復相仍鳩形鵠
面者宿飽無時卽隣民流移入境亦殫且相望
侯捐俸鏹以倡賑粥勸僚友紳士各出米穀以
相救而流移存活者不下數萬人尤嘉意學宮
時勤葺築雖離任後尚捐金託攝學務通州學

正耿君繕理煥然改觀真人情所難爲者至河
運堤岸所關國計民生甚鉅屢奉

旨修築無弗尅期告竣禾稼豐登黔黎樂業孰非侯
之賜歟凡

聖駕臨幸一切供應隨時立辦絲毫不以累民久在
皇心允豫中向者邑驛雜還往來不勝索擾侯能不
畏強禦具文詳憲陞任大中丞李公題請離任
卽陞以示獎勵蒙

皇上念邑務繁劇非侯不可奉有以應陞品級留任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武清之旨蓋爲民起見也繼緣盜誤議降武民
悲號載道如失怙恃恭迎

聖駕保留獲蒙俯順輿情懼怵無已乃去夏太翁民
部公擢福建全州太守未離京邸遽捐館侯聞
訃躃踊閉門候代武民咸思匍匐

行在叩闕請留侯聞之急諭令返務盡讀禮大典遵
制而去於是武民思侯德難釋謀勒石記頌乞
言於余余素叨履覆亦樂永歌明德用誌勿諼
茲碑之建其亦猶夫蜀郡之謠西河之竹也歟

侯諱曾印字宸書歲貢生浙江會稽人

呂來亭詞

河南李遠

予竄處榛莽四十餘年偶過都門聞議論者皆云方今非常之士惟呂君大風祖君夢巖盧君純九竊自喜幸未死猶得望見諸君之顏色既又自念吾能老而已見欲何爲遂罷去丁卯冬歸自盤山道雍陽留宿邑使君甯公署中登呂來亭讀祖君詩纏綿悱惻知亭爲呂君立益信昔之所聞明日有父老泣於庭曰歲有秋矣吾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

儕小人無以報祖使君之德欲立祠祀之敢以告又有吏抱牘而前曰某事祖使君所行者也某事祖使君所去者也民皆安之願公勿易嗟夫吾不幸不獲望見諸君之顏色猶幸得見祖君之流風善政且得登其懷人之亭咏其寤歌慶孰大焉夫士固無所謂非常也惟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不失其所性斯已矣祖君非所謂得乎性分之至者哉且聞之非常之士必有非常之遇祖君雖左遷豈終固陋悲鳴者乎

予雖耄矣猶及見諸立非常之功爲 邦家之光也於是題數語於亭陰以誌予言之不謬

瘦槐軒記

保定陳 僖

武清大尹祖公初宰武清時署東有隙地畝餘
老槐一株以覆之讀書其中額曰瘦槐軒未
幾以強項去庚午十月 于大中丞時屬還官
復宰武清其軒已不蔽風雨重葺之易以瓦寓
書陳子曰軒而瓦之欲壽之也然瓦之壽多於
茅無幾一葺軒焉必欲不朽其軒非不朽之文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

不傳敢屬之子陳子聞而感焉天下物肥其膚
而瘦其骨也肥者腴而瘦者硬也肥易敗而瘦
持久也且槐也者用以表位用以聽訟東方之
木虛星之精非肉樹之端溪猪肉子麩樹之桃
榔酒樹之榔此也公或有感於槐而取義於瘦
歟余竊見公慎廉隅操冰蘖骨峻氣強皆有得
於瘦之義異日三槐之兆亦卽寓此是公自有
其不朽者在軒當因公而傳何須乎文卽以
數朝之建置論之盧溝之張華宅基壞而名存

所借者何文而歐陽修守滑之畫舫齋蔡襄題額已不可問而傳頌不衰者寧徒以其記哉因題數語置於其壁兼誌勉焉公諱應世字夢巖寧遠籍范陽人與保定陳僖友善應命撰

重修隆興寺記

宛平

趙東旭

昔釋迦雙林滅度升忉利天爲母說法一時諸大弟子悲泣思慕無由得見目犍連尊者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三返雲中而後像成此西域有像之始也漢明帝感金人之夢竺騰法蘭二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

師以白馬馱四十二章入中國詔起白馬寺居之此中國有像之始也夫莖草現金身狗子有佛性遍恒沙界無往非性卽無往非佛奚必沾沾焉指螺首而袒臂者爲佛瓔珞而花鬘者爲菩薩努目而擎拳者爲金剛哉卽佛亦言由色相求我不得見如來矣乃今則梵宇遍天下彼爭一區此守一界興而復廢廢而復興施者有矜容募者有德色曰吾能興某寺也吾能創某庵也亦惑之甚矣然聞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

冷之子必學爲裘釋氏之尊其佛亦猶士子之寶其詩書農夫之愛其耒耜也農夫舍耒耜不得爲農夫士子舍詩書不得爲士子爲僧而令其設教之祖傳法之宗露處於寒風烈日中殿欹而不知柱朽而不問亦安得爲佛弟子乎當今世而能守其故謀其新不致屑越顛覆雖二氏裔吾猶以爲彼勝於此也武清縣城內西南隅有隆興寺爲有司紳士祝

釐處考之誌建自明洪武中臆當徙邑時已在郭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聖

內矣傳至僧慧禹亦不知幾何年前殿兩配天王殿鐘鼓樓久圯邑人封翁李公修之若後殿方丈兩禪堂則未及也禹之徒祖洪嗣爲邑僧人長念負託之重寸積銖累以次修補越數載而後告成焚誦有地客至有寮且安禪者各有室洪雖方袍髡頂之徒歟以視朝弁其棟梁夕伐其榱角者大有間矣吾於茲重有感也余自戊辰歲始來雍陽後數往返至己卯秋始僑於茲然一往過之間昔之門庭秩秩今猶存者幾

何表也再往過之問昔之斷垣頽壁今井井者
幾何家也三往過之問昔之朝歌暮舞今則鬼
蔡燕麥者又幾何家也豈其人智不若力不逮
乎初則任其因循繼則諉爲命數有苟且之心
無遠大之識亦出此方袍髡頂下矣庚辰冬邑
有修誌之舉以筆墨見委設館於寺祖洪來請
曰洪之爲此也不敢言有功亦不忍自沒非先
生文無以紀其實而告後人也礱石以待將來
不朽余嘉其志故泚筆記之時歲在上章執徐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聖

嘉平月朔日

建八蜡廟碑記

知縣 吳 翀

蜡之爲祭尙矣郊犧牲謂八蜡以記四方順成
之方其蜡乃通陳祥以爲報本反始息老送終
至大田諸詩於方社之祀修明尤謹其時時和
年豐神降之福用是報馨香介景福祈來年古
聖王所爲成民而卽致力於神也

世宗朝勅郡縣建劉猛將軍祠以其善殺蝗也遂與八
蜡並崇祀典云武清地廣民瘠村堡碁布俗皆

務稼穡仰取俯給於地力稍遇過災輒告匱方
予以昨歲杪來茲土至則遍謁諸祠問所爲
劉將軍廟無有也問八蜡神所在則署前東偏
地老屋三椽木主縱橫灰埃中瞻仰之下不釋
於懷夫廟也者貌也象其神之貌以事之凡以
爲吾民也今神無貌是不獲庇其神也神不獲
庇而求庇吾民乎比至今歲夏五穀始華忽飛
蝗蔽天遠近停落率吏民竭力捕之終莫可誰
何先是境內苦蝻孽已數歲於茲矣予不得已

爲民請命於八蜡之神已而蝗不爲災秋穫頗
稔夫宜漠之鄉果孰司其柄歟其呼之輒應若
有威靈赫奕者果不足憑歟記有之法施於民
則祀之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無論報稱之道
理固宜然卽道寒迎暑吹豳歛詩合萬物而索
饗將彬彬乎與吾民觀古處焉用首捐俸貲俯
順輿情卜地於城西北隅鳩工庀材三閱月而
落成建正殿三楹諸神以次而列曰先嗇曰司
嗇曰農曰郵表啜曰猫虎曰坊曰水庸曰昆蟲

其前殿一楹則劉將軍之神也週以繚垣始則繪之象之榦之塑之繼復金碧而丹堊之瞻望儼然動人心志豈猶是曩之因陋就簡委諸草莽哉是役也神得所主民得所依行將歲書大有倉箱慶而災祲絕矣古所謂介黍稷穀士女而號爲順風之方者其在斯舉歟其在斯舉歟

重修城隍廟記

知縣 吳 翀

城隍之祀古經典不載豈後人設以保障一方而名之歟起歟自唐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始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

有城隍廟記元草廬先生記江州城隍廟後殿以頴陰侯配食及有明洪武初年詔封天下城隍廟神在帝都者以帝藩邸者以王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正名定分秩爲成憲庸以垂祀典昭祭法也至於我

朝奉祀尤謹月朔望官吏必親謁春秋賽祀特隆來宰其邑者必先謁廟若期與陰陽表裡幽明一體以共安小民者蓋神道設教所以警飭愚氓者至矣方予始蒞武邑謁廟廟在縣治西北

潤距市數十步槐陰夾道廟貌頗巨然考是廟始建於明嘉靖丁巳其後或修或廢迄今年既久遠正殿上漏下濕兩廂壁盡圯泥像露處於蒼烟野霧中予心忤然動令是邑之謂何顧任其日就傾頽不可收拾何以揭虔妥靈俾神明無怨恫乎哉且比年歲頗豐熟將欲聚財鳩工民效子來去朽腐謀更新易易也於是首捐廉俸并告諸僚屬紳士及邑民之溫裕者則皆欣然協助遂經始於乾隆庚申九月至辛酉三月

落成正殿以棲城隍之神其東西兩廡則所謂十二司者列焉後構寢宮三楹其東偏地爲奉祀香火者建十餘椽視此有差於是棖桷翼然冠珮森然金碧丹青塗墍悉備遂爲一邑巨觀矣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真有因果報應之說耶與夫地獄變相煨煉人冤鬼種種之羅網耶此自有能辨之者特是廟宇興建視昔改觀將神獲庇庶而物無疵癘邑人之利豈淺淺哉工旣成爰礱石以志

王慶坨營豁免船記

邑人曹傳

王慶坨村近三角淀素稱水鄉四面皆蒲葦居民萑苻爲患爰立營汛設都閫鎮之并立哨船往來稽察原以衛民而非以厲民也比哨船日久毀敗弗修猝遇水發偶借民船用之久遂成例始役船繼役民弁兵追呼叫躡而撥派之竟與征徭等嗟乎居民恃澤國爲生涯一日不操舟覓食則婦子嗷嗷俯仰無資受此無端之苦累其何以堪幸得邑侯章公詳明量給工食民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巽

因稍甦然籍其船入官復羈其身爲役而所償微值徒屬虛名此時從民則公務廢弛從官則民不聊生非計之得也余等目擊村民之苦計不得已歛衆捐貲公造哨船弁資其口糧時荷都閫祁公詳定立碑而繼任嚴楊二公亦踵行之於是鄉閭稱慶謂無復曩時擾累矣嗣遭都閫某罔念民瘼仍行撥派鄉民復無寧日幸陳公諱元彬者從 怡邸來鎮是鄉公故閫闕名胄善書工詩翩翩都雅蓋儒將也先是公與余

子遇于 怡邸言及此深以民害未除爲憂公
爲之惻然心動抵任後卽以剔弊爲己任手創
文稿啟 王詳憲皆報可工未竣忽聞調補士
民愷然如蒙慈母後復賴陳公延敬善成其事
而民船之累乃于是乎革焉子惟古之將材
吏治各不相師而總以除民疾苦爲急若元楊
廷敬二公庶幾兼之其後先濟美俾坻之民優
游食息者幾幾于先天化日之下者真遺愛
又重者重賦子故履端此事之巔末以見利弊
推而廣之

國家之委用得人則億萬民之安全有托舉視乎
此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夫因爲之記

世所傳列仙事疑矣大都出沒明忽狡獪不常而後世亦多疑而不信豈古之人故爲是荒誕不經之談以愚惑後人耶抑後之人爲見聞所域智不足以知此耶余于先六伯及清虛真人事而始信夫事之有不可以理解凡靈奇神異之記皆事之所未嘗無者也先六伯太學生諱侖字孟超伯祖文魯公之子也性倜儻豪俠好義不事家人生涯嘗千金一諾雖家資屢耗弗

恤也年四十八遊京師得彙籥訣學爲導引之術於魏國寺購得麻姑小像朝夕拜禮焉語言動止固若平博而神氣丰儷自是寢異矣閉戶清齋漸覺知隔牆事總粒近百日力益健戲以掌抵堂柱髮瓦皆震響皆夜靜坐屏去燈燭張目出白光二道著壁間頃成圓暈宛有美人在其中又能作法令人歌舞偶有天津劉客至命之歌對曰不能少頃劉自踟躕作舞態而音調悠揚恍如素善於歌者命之止則聲容頓息劉

方悟向之爲其法之所使也將卒預示期及期而逝芝貌玉肌鮮華朗映七日體猶溫家人弗敢殮也逝之日有樵者遇諸野徜徉自適如閒遊狀越半載復有鄉人見其乘馬而過者人始疑其爲尸解云後數載先君以事適保定元夜縱步至一宅第風物瀟灑忽有青衣欣喜出迎曰家主候公久矣視之則原邑侯祖公夢巖僕也遂入見祖曰此清虛真人王仙師室也向師語我子當有三百里外故人至故命童子候門

武清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異

今君果至師言如響也師因謂先君曰吾與子亦有瓜葛子之兄孟超吾道友也羽化登仙今隸紫霞洞爲南宮仙矣其功成之速蓋縮三年於三月攢簡法也又後二十餘年雍正丁未予以修水利駐新安暇詣保定求所謂清虛真人者時年近八旬鶴髮童顏飄乎仙也叩問先六伯事曰今升大羅天矣餘俱如當日之與先君語清虛真人者

聖祖所特封也字石渠本清苑諸生與先六伯初未謀

面而能悉其前後事洵可稱至誠之前知也嗜
易脫口成章如奔流倒海雖尺素數行烟霞縹
緲令人神遊物外每詠古詩或閒談一二句後
必有驗如著龜然此予之所親見親聞者因援
筆而紀之以見夫世所傳列仙事之不足以爲
怪也